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容菴集卷七八

詳校官太僕寺少卿臣李廷欽

中書臣劉源溥覆勘

謄錄監生臣吳殿英

謄錄貢生臣劉錫珪

密菴集卷七

明　謝肅　撰

序

娥江送別圖序

溧陽達公貫道丞越之上虞秩既滿將朝京師邑人士相與送之娥江之滸公欲登舟輒挽止之咸咨嗟感嘆不忍為别于是公起揖江以語於衆曰昔吾絶江而東懼弗能佐理以忝朝廷寵命頼是父兄能教子弟能率

三年無一事累我我得西渡江趣道千里以覲于天子何幸之深毋為不忍余别也衆閭辭以復于公曰自本朝有天下以来官于吾邑者不猛以厲民則寛以怠事不激以為廉則察以為智是以不知從政往往不免故未有一人得赴中書以考厥績者考績中書當自公始公無彼數者之失有古遺愛之風哉吾等是以於公之别不忍也乃再拜别公公登舟送者佇立水濵舟既行猶注目不少瞬而公亦凴柂樓顧望踟躕于時天霽湖平

四山如洗木葉飛摵摵涼颸舉之與飛禽泳魚相下上于中流使人別情紛擾益不能自忍也好事者繪爲題曰娥江送別圖將以寄公屬序于余余謂送公之別不于他所而于娥江也何故蓋娥者曹氏女也其父盱善水以迎伍君爲濤所溺娥已死援出父屍事載漢史後世慕之故以名其江然伍君之忠曹女之孝臣子大節也公嘗以教邑人士令公之去邑人士必臨江以送者非徒不忘公教亦以願公克全大節也若乃區區不忍

為别烏足重為公道哉姑併書于圖末而能言者又繫以詩庶乎公之有以觀省也

送陳中瑩之汧陽丞序

上守大寶之十年皇太子令中書省臣選國學生嘗試以事者一百五十有六名擬秩正八品咸得佐縣除目既頒而吾鄉陳中瑩實在選中授鳳翔府隴州汧陽縣丞詣闕拜恩退謁東宫撫諭諄切賜衣一襲鈔十貫予告歸省中瑩奉命惟謹既南還覲其母夫人將之官大

夫士咸有言以贈屬序於余余不得辭也始中瑩以俊秀而學于鄉閱六年而升于胄監不數月而被旨受差遣于冬官發梓人出陝西作秦王府使窳州勞工師之嘗造宮殿者黙計軍器於浙江及福建承宣布政使司咸以能稱則令之佐政于汧陽也何有然吾聞汧陽介乎幽隴在陝以西陝以西周公所嘗治而教之矣風氣有四塞之固習俗有中古之淳傳可考焉而或者謂地接西戎多尚武節是不知平王封嬴氏以岐西地文公

東獵汧渭始卜居之至孝公都咸陽而祖龍稱制霸業相承首功故也及漢與唐咸都于彼所謂天府陸海者其地利誠得矣然漢唐之治教果能繼周乎果能盡掃嬴氏之苛暴乎夫風俗美惡視治教盛衰而幽桑隴黍之間關雎麟趾之化猶有存焉者乎皇明受命溥海內外一視同仁況聖人所嘗治教之地故會府既鎮以親王而郡縣長貳又必擇夫賢者能者以惠愛斯民中瑩是以有此行也夫中瑩以賢能之才貳一邑之政將得

上考於中書豈久淹于西土者邪雖然士患問學之不至不患政事之不成患政事之不成不患祿位之不高使中瑩佐于令也不以祿位為卑而勤于政事不以政事可苟而本諸問學則亦庶幾焉耳矣勉之哉毋負上與皇太子簡拔眷賚之盛心此大夫士所以贈之言者也

送錢季貞滎河縣丞序

上虞錢季貞以諸生由鄉學貢成均助教博士咸器之

已而有吉俾服役大都督府乘傳出湖廣省覈各衛軍數而給之賞以才幹稱歲之孟春皇太子董天宫選為平陽府蒲州榮河縣丞既拜命謁東宫錫織文衣一襲寶鈔為貫者十且得告覲其母夫人然後赴官李貞既歸省隨牒云邁搢紳先生有言以贈予之言曰榮河魏曰汾陰漢因之唐曰寶鼎宋改今名元因之入國朝名因之而不改玆土也大河汾水以繚之首陽太岳以屏之安邑在其西非禹都乎蒲坂在其南非舜都乎而平

陽又在其東北是堯都也三聖人所都相去無二百里而人倫之教本於一身衣裳之治敷于四海斯民洽和刑措不用於時滎河實帝王畿內地親沐神化故風淳俗厚迨今易治豈無自而然哉皇上御極有堯之仁有舜之知有禹之功幅幁既大賢才亦衆亮天工有寄民社者靡不竭心盡力以副之當宁懋雍熙之政將見海隅蒼生亦無一夫不獲矧滎河介中土嘗被堯舜禹之澤者乎故雖國子生才器如季貞僅得佐政于是則朝

廷所以恵安黎獻者何其至也雖然吾聞季貞治尚書

書載帝王之道莫盛於堯舜禹其精一授受乃天子至

於士修己治人之大本季貞講之已熟執此以往佐易

治之邑綽乎其有餘在力行而已尚毋孫滎河人士之

所望哉

送鍾伯震之江陵丞序

皇明受命統制中國思得賢能以圖盛治乃詔天下大

比士之明經者薦于鄉升于禮部貢于天子擢第有差

而吾鄉鍾伯震氏由鄉學訓導以詩經中其科賜同進士出身將仕郎荆州府江陵縣丞秖服大訓即日之官其諸生之在鄉學者失其師愛慕不已遂相率為徵贈言將致之于數千里外余弗能以辭則復之曰江陵荆州所治陸走襄陽水達雲夢南京視為上游以控扼川蜀地險俗勁甲兵財賦素號雄强故荆州為會府而江陵為上縣則伯震氏官于兹也上承乎守下佐乎令御乎吏孚乎民其公事也既繁矧今王師伐蜀取道江陵

徭役供億倍蓰常時其軍務也又殷夫軍務公事既殷且繁雖蕞委於守令而丞也亦相須以理顧其責可獨緩乎然伯震氏明於經者也經之所云有有司之任有卿大夫之職有宰相之業大而天下國家細而甲兵錢穀孰非士之分内事耶知而行之亦不出其位而已此固天子有望于士士必能此而後足為天下用也若伯震氏可謂足用之士矣於佐邑不亦優乎或曰優于公事固矣其如軍務未已何曰噫伐蜀之師非久頓者而蜀

之来庭其旦暮乎蓋周武伐商則蜀羌聽誓漢武開邉則郡置西蜀以先主忠武侯之全制梁益俾關羽雄據荆州終不能得南北尺寸况隗囂公孫述之徒乎吾知王師之破蜀也猶摧枯朽耳則伯震氏將見王師載班樓船金鼓順流而東下以奏捷于南京則必作為大雅以詠歌武功之成而獻之天子矣乃復賛而守令撫綏凋瘵之民民所利病咸罷行之必當其可是則公事軍務兼於兩得而所明之經非空言以無負天子所以待

士者在伯震氏不當深自勗邪余之贈言止於斯矣若諸生欲遠致其愛慕之意于其師宜各賦之詩而列之作者之後也

送顧德儒還淮安衛序

吾鄉顧珙德儒竒士也自幼負氣不肯出人下及長讀書通知大義而尤善古兵畧以才薦入京師奉大都督府檄出補淮安衛千戶所司吏自主帥至于戍卒莫不稱之曰是善治軍務者也由是能聲日起雖同列皆

以為弗及而德儒亦痛加淬礪若劒之新發于硎其光熖然而其鋒銳然也每語人曰夫有才而不用於時甘老死山林何齪齪哉世方用才不得分郡守之符以惠安民社亦當佩將軍之印以鎮撫邉疆則上可以備國家用下可以為父母榮也此其志豈庸衆人比哉一日請于主帥曰珙隷役于兹且五六年而二親老矣遠在江湖千里之外得一歸省庶其展人子之心哉主帥許之遂渡江而南則母氏已沒而哀毀不自勝又懼乎益

深其父之憂也乃茹悲飲泣周旋衰絰中養生送死咸盡其禮人於是又稱德儒之善事其親矣其將復役淮安也沛郡劉主敬為徵贈言於大夫士得歌詩若干首屬序於予予嘗北遊而觀于淮安矣北控大河南蔽長江西與壽春以夾輔中都實衝要之地也是以國家建衛於此而千戶百戶又各設所以隸於衛豈獨將良卒勁而賔客佐史亦皆賢也若德儒者可不謂之賢矣乎蓋德儒以刀筆議論佐帷幄行陣夕烽不舉而我軍晏

眠於斯時也悃款白于主帥從容覲於老親既不失乎私恩又不違乎公義是固兼得臣子之道者矣然予又有告焉昔節孝徐先生淮安人也養氣務學而酷慕諸葛武侯之為將以其所學廣而所養深也今德儒之往盍亦有所取法乎事親如節孝治兵如武侯亦在乎廣其學而厚其養而已矣毋謂古今人不相及也德儒其勉哉於其行遂書於首簡

送澄湛源上人住持東山國慶禪寺序

澄師湛源家天台不制於世來會稽之上虞受經等慈居既數年復渡浙河入淨慈侍法於同菴同菴器重之俾掌藏鑰而聲譽日起蓋湛源戒行清慎通外内學為詩若文雲布霞舒其叢社之秀出者歟洪武十五年冬吾邑之東山國慶禪寺缺住持自令丞主簿以湛源為山林所美愛因請往補其處將行為徵贈言余謂東山勝地也而湛源高人也以高人而居勝地地以人而益勝人以地而益高將在于兹然東山自吾宗文靖公之

棲隱起而輔晉成中興之業且敭歷中外所寓輙以東山扁焉迨公從孫康樂公復游息詠歌且建以招提於是東山遂名天下至唐沙門安師爰即兹山究西來意在南宋時宗覺二師繼以明心見性克續祖燈而國慶遂為東浙名藍故凡住持是山者必道行無媿於三師而德量文雅有契於二公然後為稱所謂地以人勝人以地高者非湛源亦孰稱兹選哉湛源行矣由康樂創寺以来名住持僅三人焉至于近代吾所與游則有復

源報白雲恱二尊宿者或由此而登徑山或階此而升靈隱其德誠不在三師下於湛源為鄉先覺湛源接其緒言餘論未嘗不以自厲兹又踵其武以出世焉則烏知不至其所至邪湛源行矣始余少長即游四方若岱宗恒岳太行嵩華莫不臨眺今且老之將至而東山曾不一陟湛源兹行能挾我以往乎我將相與排石門躋雲梯倚東西岳以瞰重江想煙濤之泛舟追丘壑之躡屐俛仰宇宙風流已遠惟見江流而山峙意不能擇則

湛源其語我以色空乎故預書以為贈

和陶詩集序

晉王右傅四明桂公彥良從王就國之一年適余游寓大原與公邂逅一觴相命道舊故外出其所和陶靖節集屬序於予予誦之終帖復於公曰詩自聖人刪後有正始風氣成一家語其惟陶靖節乎蓋靖節乃晉室大臣之後豪壯廓達有志事功遭時易代遂蕭然遠引守拙田園故其賦咏多忠義所發激烈慷慨然讀山海經

諸篇有屈大夫遠游之志詠荆軻一首有豫國士吞炭之心其他未易悉數也第其尋常措辭雅順而人不覺焉然後世慕之者衆或效其體或次其韻不失之槁則失之華不失之俗則失之奇不失之弱則失之豪其於似枯而腴似易而高似麤而微即自然之趣寓無窮之悲者則求之千百無十一也是其詩豈易和哉今公所和因其體裁諧其音節緣情而道事本理以達辭固矣至于刮絶牽强黜排藻飾沛乎莫禦渾乎無跡誠合作

也然予竊有疑焉公以布衣入仕于中論事殿陛則天
子嘉之侍經青宮則儲皇敬之遂以耆德輔翼親王國
於晉保山河之固屏外域之窺奠民居而藩帝室不能
無賴於公公可謂貴富尊榮矣是則公與靖節亦何所
同而和其詩邪夫靖節山澤之逸凍餒所纏進不偶時
而退安於命然以氣節問學弗獲表見于天下故託詩
酒以自娛非真酣於麴蘖汩於辭章也公乃切切焉以
靖節之詩是和靖節與公果何所同邪曰同其心不同

其迹也何也在至正末天下大亂衆方以智術干爵禄公則遯于林壑以自樂其天固有契於靖節者兹所以屬和其詩也歟及皇明受命案原本此句下文義不相屬而後復别有和陶詩序一篇其後半聖人出云云與此文相接盖編輯時誤入他人之文以致首尾錯互今删正聖人出而四海清士君子應詔而起布列中外莫非英選若公者以孔孟之學際明良之會不數年而登台輔以佐理宗藩蓋道德在躬既孚于朝廷文章已出將行于天下顧豈蔽于不耀之地而已也其視和陶集直公曩時一韻

事哉雖然自靖節以来和其詩者凡幾何人而公不多讓是不可以不傳使世之人知公與靖節蓋不同其迹而同其心者也公曰是足以序矣遂為書之

送屠士弘應名序

上奉天命為天子治天下以禮樂刑政威德暢達無間中外十有五年勑諭各布政司曁府州縣民間秀才三十以上七十以下無遠近悉徵赴京師共論治道以安生民於是上虞士應詔者如干人其一則屠士弘也士

弘資深粹寡嗜好唯學是務以尚書教授其徒年幾四十無仕進意及是惝然興曰堯舜其君民士所當然顧士弘則何敢與亦竭其才焉而已遂拜受聘幣將請言以贈肅告之曰士弘行矣天子方待士以論治道而為治實在於得賢材賢材用則政教行政教行則黎庶安而來享來王鳥獸草木咸遂雖堯舜為治不是過也然堯舜之治本於道堯舜之道本於心堯舜之心同於上上之精一執中以施於治者視堯舜無以異也

猶恐一夫不獲故孜孜焉欲以治道使士共論之也士將何以副上待之之意邪雖然九州四海未嘗無材往往遯于嵒穴藪澤茲聞勅諭知聖天子為民致士士之碩大純誠瑰奇雋偉者將風動雲行藹然萃于闕庭必有深明道者為上所簡拔而敷納之間益廣宏規益光大業益使兆民有以永賴其在於斯乎士弘當見而知之亦宜有以陳於上前非堯舜之道不可也愼之哉他日有明治道而為上所簡拔者獨不在於士弘也與哉

遂書以為序

送盧季膺應賢良方正序

皇明定有天下文武元勲皆閒世雄才輔徳建威而内外攝然矣惟百執事擢於儒素擇於文吏選於科目收於勝國取於學校拔於行伍雖量材受職而計治攷功則不能無乖於法者故陟罰臧否實勞帝心於是乎復舉孝悌力田焉舉賢良方正焉舉文學焉舉聰明正直焉以廣開賢路欲致英俊之才以賛襄至治也上虞士

選舉擢拔而起者交臂接踵若盧季廉氏則又應賢良方正之薦焉將行徵言以贈因告之曰季廉而嘗學于鄉登于成均以病得歸即湖山間闢一軒以所治尚書授其徒日講二帝三王之道而治體既明又其言直而行潔可謂賢良方正也夫賢良在周則自鄉里升於宰夫書焉以告于上而爵之在漢唐宋則公卿郡國諸州勸送之以貢于帝帝親策焉而官之則是上之人有求于下下之士無干進于上也今天子圖至治於天下而

難得者才遂稽四代之典而興是科李靡是以有此行也然竊聞之士初入覲必先觀其儀狀察其應對度其才器高下其中式者待以不次名位則是士患材器之不成不患朝廷之不用也李靡勉之誠使朝廷由是而得一王佐之才斯亦漢董仲舒也得一將相之才斯亦唐裴度也得一天下之竒才斯亦宋張方平也夫如是則朝廷真得士士真得行道而於至治有所助哉李靡勉之雖然天子注意二帝三王之治以開太平於萬世

彼漢唐宋有不足云矣在季廉將獲効用其亦執所治之經以往哉遂書以為贈

贈王高士禱雨詩序

洪武十二年秋七月杭郡旱太守劉侯彥清率僚佐建壇于佑聖觀命觀主某禮致高士王景舟將求雨澤遂相與即壇所齋潔三日太守爇香籲于天曰某承天子命以守杭郡實東南都會而布政使司所治土廣民稠民所賴以生者土所產之五穀也五穀槁而民就饑斯

固守土者之責也其責有五冤獄未理歟徭役未均歟窮民未養歟遺賢未薦歟常祀未禋歟何亢陽之甚也顧天降菑於我弗及無辜之民而即賜之以雨祀已高士被紫霞之衣戴七星之冠佩蒼龍之劍容貌既肅升于壇表以太守禱雨之意達於天地鬼神矣乃凝然而坐儼然若思心正氣順與造化者翕合焉頃之忽俯仰指顧若使鬼神上下奔走於青天白日中奮聲一呼而飄風起再呼而玄雲集三呼而雷電交至大雨如注三

日乃霽田疇霑足而槁禾復實江河盈滿而膠舟復行郡人相慶莫不歸惠於太守太守則歸惠於高士高士又歸惠於天地鬼神而郡人疑焉君子曰人與天地鬼神本同一氣其理可以感通而無間乎顯幽然非太守之誠不足以感天地非高士之術不足以役鬼神二者相須故能致霖雨而禦旱暵轉凶歲而爲豐年斯惠也豈無所歸哉郡人之疑既解而太守爲徽大夫士詩歌以美景舟屬序於余余不得辭蓋聞之在神農時赤松

子者實為雨師在成周時禬禜舞雩皆掌之官以禱水旱在大漢時董子仲舒欲晴蔽陰而縱陽欲雨閉陽而縱陰然則闔闢陰陽祈報鬼神使雨暘時若固儒者之事而治天下者亦未嘗不以設官也自官失其守而儒者鮮或講之講之者遑遑遯於山林湖海間有若景舟出為郡邑檄鬼神禳水旱即人目以為道家之法嗚呼是果道家之法也耶雖然景舟嘗業儒善歌詩寄跡道家者流得月鼎莫公一氣雷法又且游金門羽士鄧仲

修氏凡所禱祈輙有靈應故余推太守所美景舟者而書之庶幾作者之意也

行春圖序

上虞主簿史公周卿以府檄董築海隄工既訖且還官舍署文書矣而海鄉民庶不忘公之惠愛也請于同郡趙鳴玉氏繪公行春圖屬序其事於予余聞之公作隄捍海役夫以萬實閱寒暑矣乃獨圖公行春何耶蓋公春時跨馬程督隄事廵行海上仰觀天宇則風日和煦

俯察原野則草木勾萌與鳥飛魚泳於山水間者固足以適公胷中之樂矣然公不以為樂而以為憂於是諭凡役夫曰陽氣既蒸而土膏動矣爾得無思舉趾而畊乎倉庚載鳴而蠶且生矣爾得無念婦子之條彼桑乎顧以海隄未完不得遂私也能無慼於其中乎亦孰知夫隄海正以衛桑田桑田在則爾之衣食可資焉以出也其可忽若工乎雖然衣食所資而弗獲及時以自力則將迫爾以寒飢斯吾憂也今吾縱爾歸農既乃服

徭慎毋役期為也衆如公令而咸便之是豈非公之行春能恵愛其民民欲圖焉以昭其不忘者乎抑余惟耕桑王政之本而典民社者所當竭心以率勸也今公職在佐邑且董隄役乃能拳拳於兹其真知政本哉使公由此以陞為賢令為良二千石為名公卿以佐天子益推其憂民之心而為政焉則恵愛之及民者藹然若春風之被萬物矣公其勉之遂書于行春圖上洪武七年正月人日會稽謝肅序

吳遊藁序

始余游于中吳也與雲林方先生為文字而相善及兵變而相失相失以来河山阻修而音問不相通或傳其仙去或疑其滅影海山存乎否乎未可知也而日懸懸於予懷蓋予自姑蘇抵南京絕江渡淮奔走乎河北山東以南歸於越未甞不訪求先生於深山密林乃得復會于舜江之野則於時已十年矣夫為别十年中間世故可勝言哉而言之亦惟相顧太息流涕耳流涕之餘

授予文一編曰吾所著述殆不止此皆即所游之地而名焉惟是吳游蘽游吳時所作子寔見而知之者宜為我序之予不敢辭則復于先生曰先生固嘗游于吳矣夫吳東南之一都會也山有靈巖林屋之勝水有三江五湖之險而遺臺故苑舊家甲第仙佛之宮黍錯乎城郭之内外民俗富而財賦强故達官貴人豪雋之士與夫羈客靜者無不喜游焉其游何如不過即其山川風物之美觴咏娛嬉以各適其所樂而已烏有如先生之

游哉先生以為吴乃讓王之國而子游北學孔子與聞堯舜文武周公之道得聖人一體為文學稱首流風餘韻未泯也斯其所以游焉者正欲以聖賢之道資進修之益耳豈徒藉乎山川風物以為觴咏娱嬉之適而止邪則先生之游異乎人之游也已惟其異乎人之游所以發而為文亦有以異乎人也雖然文豈易言哉堯舜文武周公之文禮樂政治皆是也蓋其道之充乎中而發於外者無非文如天之有氣則有日月星辰之光耀

如地之有形則有山川草木之行列文實道之顯不可岐而二之也則子游之所以為學也諸子各以所見著書則不獨文與道二而道之裂也已無有純全者惟董仲舒氏曰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揆其行事不戾斯言可不謂其文與道一者乎而韓愈氏曰所志於古不惟其辭之好好其道焉耳是亦知夫道之與文不可二矣然以實而考之則其文固未能一出於道況其下者乎文而一出於道惟周程張朱數君子耳且

以太極圖說通書觀之其簡妙精粹幾並聖經以其得孔孟不傳之學故能若是豈嘗拘拘學為文哉予聞先生學文於待制柳公文獻黄公忠宣余公此三公學羣聖賢之道者也所以授乎先生未必不合道與文為一而子游所以為學者亦在其中矣奚必待游吴而后有所作也哉第以斯文之作咸在於吴故題曰吴游藁耳是藁也記若干序若干誌若干銘賛若干五言若干歌行若干律詩若干合若干篇嗚呼載道之文當傳之天下

豈獨吳哉豈獨吳哉遂書以為序

容菴集卷七

密菴集卷八

明　謝肅　撰

祭文

祭浙江潮神文

維洪武十七年歲次甲子春二月己巳朔越三日辛未亞中大夫福建等處提刑按察使陶垕仲朝列大夫福建等處提刑按察司副使費復初奉訓大夫福建等處提刑按察司僉事謝肅何履道謹以牲酒祭於浙江之神

曰吳越之交浙江中界吐吞海潮或小或大滔天沃日雪湧霆轟憑其氣勢必有神靈烈烈伍王素車白馬倏陰而陽與濤上下赫赫武穆稱吳越王射潮使伏鐵箭若春二王攸止妖逋鬼匿陽侯海若亦率乃職我維司憲偕彼同寅奉天子命將按八閩羣黎是綏百司是糾頑廉懦立風俗再造鎮靖一方實在此行道出淛江駕以艅艎惟神祐我濤波不驚蛟龍黿鼉滅跡潛形長風送颿一日千里峩峩閩關不遠伊邇省方問俗使節戾

止賴神之休去險即夷一觴是奠神其享之尚饗

閩憲祭所歷山川之神文

維洪武十七年歲次甲子二月巳巳朔越二十五日癸巳福建等處提刑按察使陶垕仲副使費復初僉事謝肅何履道謹以牲酒祭於大江淛江蘭溪建寧延平福州山川溪灘諸神曰維孟之春天運載新皇臣其治黜陟羣臣肆我僚友欽承符節再振憲綱爰來閩粵所歷山川自江而浙大溪急灘千縈萬折乃於其間峯巒截

業關塞極天波濤攪雪選舟易馬水陸兼行以莫不寧弗稽王程何以致此由神之靈神靈伊何正直聰明或山川之秀或人中之英有感即通如響應聲噫而風颸呼而雷霆斡旋潮汐舒卷雨暘何神之靈與元氣并變化莫測惟格于誠我亦誠止神毋我怨我荅神休一觴是奠尚饗

祭先祖丁嶼墓文

金華起伏下作曲池四應明特孕秀實奇惟我祖考卜

吉於茲孫枝衍茂此惟其時肆我小子讀書誦詩叨逢聖
主擢在法司舉善錯惡以公不私天子垂憫有過釋之八
閩蕩蕩憲節再持斯皆祖考休祉所遺蒼蒼松栢寤寐見
之尚饗

祭盧宗賢文

維年月日親友某等謹以牲酒致祭於亡友盧處士宗賢
之靈曰嗚呼大化之行天清地謐人於其間萬物之一其
生以死固理之常死非正命胡能不傷嗟乎宗賢何為而

死死於盛年又何天止豈賦命固然於善徒為亦貲産之
饒茲爲禍階役於公倉知公納數孰量斛敢戲莫直其訴
遂幽於圄仰不見天天既邈矣人孰爾憐吞聲銜憤發疾
以卒孑然孤兒泣抱遺骨朝發龍河夕休鐵甕浮湖絶江
波濤不動水神山靈以莫不情護爾游魂得反故鄉故鄉
信美又華其屋宜殯宜柩朝夕奠哭踰月而葬乃練乃祥
乃服之禫厥禮孔明習俗云衰多所忌諱曾不是思奪孝
子志嗟乎宗賢母老子弱煢煢寡妻家政奚託所賴賢昆

森列高門老老幼幼斯道能敦必恤爾子俾厥家是紹不失士行無改父道益亢厥宗有此能子爾猶不亡嗟乎宗賢爾則已矣顧惟吾徒匪親則友或以年相若或以志相同或以氣相合或以義相從當其寧處樂以詩酒患難之來扶持敢後詎期一別遂至於斯會哭柩所肝裂腸摧嗟乎宗賢既卜玄室以永其藏其自今日北風蕭蕭銘旌飄飄一觴祖道濡袂長號嗚呼哀哉尚饗

行狀

薛處士行狀

處士諱文珪字廷玉姓薛氏世家河東後徙杭州有昂者宋門下侍郎其弟朝奉大夫杲以昂附會時相蔡京恥之因自徙越之上虞至處士七世矣曾祖汝諧妣吳氏祖舜卿妣陳氏李氏父澄則李氏出娶貝氏生二子長即處士處士生有美質稍長剛介負義受業於鄉先生文靖余公元老當元至順末以明詩應江浙行省鄉試不得志時朝廷亦罷科舉處士掃一室取經史百氏

書窮日夜誦讀學以益贍及至正中科舉再行處士曰
嘻吾將終老矣不復與多士相角藝以取利達於吾兒
則有望焉亟遣其子才用受學於今御史中丞劉公基
時劉公寓於越與處士生同年每以老兄呼處士云及
劉公還括蒼又遣從今禮部尚書錢公用壬以卒所學
蓋二公皆名進士邃於春秋而才用承其指授充然有
得將出其緒餘以決勝文場遭天下大亂遂自蔽於荒
閒寂寞之地意忼慨也處士則勉之曰學在我隱顯以

時何必躁進邪處士性孝友於父母能盡子道母嘗患風攣跬步莫移雖溲便亦處士扶持之油油翼翼常在左右母殁哀毁甚不數月復喪厥父葬祭一不違禮且廬於墓側南行臺御史大夫慶童公知處士善事親無間於死生作孝思二大字以嘉之處士常自誦其父遺訓曰非勤無以立事非儉無以持家勤儉二字吾袖簡也復書於屏使後之人有以觀省母弟文瑞及其婦皆早亡撫孤姪如已子其孤女則擇儒家子嫁之奩貲一

從其所欲族姻之貧者或假貸不問有無而賙之恐後至其非義以取雖一錢不與與朋友交不以勢利相翕合惟義之歸聞人之為善也雖小必稱譽之其為不善也雖未著必折以正言使遷於善故咸畏愛之尋常中恂恂然若無能為及事變來乘機出捷無難處者未嘗有憂色喜飲酒或獨酌或會賓客醉則朗詠古詩文以自適於文辭肆筆而成不事綴緝於為詩豪壯激烈無世俗卑弱氣狀然藁就輒棄之於書善行草當其得意往

往有龍虎飛躍之勢已而嘆曰吾第能此而已乎人爭
持之以去而莫窺其際也以大明洪武元年春正月十
五日卒年五十有八娶餘姚史氏有淑德子男二長即
才用次致用女二曰某適同邑盧樞曰某適張韶皆士
族又明年秋九月二十有九日才用奉柩葬於縣城西
南駱嶺之原以肅之先君子與處士居同里學同門而
才用與肅又有同志之好請述處士之行將乞銘於今
太史公金華宋先生肅不敢辭竊惟處士篤於孝友重

於氣誼敏於文學擇明師以教子通經服先訓以承家

裕後不亦賢乎然其才德如是顧獨著美於宗鄉不獲

施於世用以振耀聲光乃賫志以殁而得年又止於斯

惜也謹爲次其行實而備書之誠有俟於筆削焉

誄

祭菊東黄公誄

維昔四明文學聿興以傳以習以及先生先生之師戇

菴黄氏其學實博其文則偉凡經授業則貢禮闈先生

以試見黜所司維兹有命得失奚較維慎厥修先民是
儆稽經考史以丹以鉛以敎學半于五十年先生曰嘻
維畜以施予且老矣莫遂吾志肆吾之子由儒而醫於
物有濟庶其在兹矧維息女不與凡子既嫁既婚吾無
憂矣所憂七十曾未抱孫叶須倫外孫則秀式悦我顔叶魚
巾遂來千湖惟于生所及我親朋時節游處馬圖龜書
疑義切磨海雲山月載嘯載歌壺觴酬酢簫笙閶作鳥
飛魚泳亦孔之樂胡失令女以戚其心飲酹弗旨操弦

弗音朔風吹衣孤生悲𠰌愴矣登舟言旋海徼瞻彼白日亦翳桑榆以吾於世寧可久居維令之别載見莫必滀焉露晞曾不三日大哉死生吾斯反袂天理固然先生何疑叶魚記 孰不富貴或不令終孰不利達或轉以窮維遯而亨先生有焉不爽於德其歸以全士而及此亦云賢只嗚呼先生其聞子誄

墓誌

故縣尹李公墓誌銘

公諱睿字景明姓李氏廣平府慈州之武安人也通知書律辟書左御史臺補書吏燕南河北道廉訪司入為令史禮部出掾江浙行中省授官承事郎紹興路上虞縣尹秩滿而天下大亂遂家焉以至正二十五年某月某日卒年七十有一權厝蘭皐山下公為人和易有守然不受觸激於是非曲直必折於理乃止其為書佐為書吏為令史在臺憲省部固皆要地而以治文書為事事不得專制然上官往往稱其能為掾浙省值饒信寇

至竊入錢唐錢唐富民施宏者陰為鄉導寇平省府致施宏於刑檄公籍其家珠玉金帛充牣列庫其子姓以白金六十斤賂公覬少隱其貲貨公正色厲聲曰去欺官利已以賣法吾不為也遂盡沒入之同時掾吏咸推其廉為令上虞歲大旱公方患曰既憂民饑且又瞠視災傷周爰阡陌檢驗荒熟而免輸之民服其平公竟以是失左目之明縣有三湖曰白馬曰上妃曰夏蓋灌田一萬三千畝為豪民廢而田之前尹天台林希元定其

堲數復為湖林去官而湖復廢公至力復之民獲其利事載中書戸部尚書宣城貢公師泰所撰記中軍興朝廷許凡郡邑得給民為兵以防他盜公諭民以鄉井自相保護之義斂旗卧鼓密守關津使民間嘯呼醜類莫窺虛實不敢動民賴以安公由掾吏至官縣令未嘗理家事悉治於夫人夫人柔嘉勤儉每俸禄入節用而縮其盈貲以不匱及公居閒衣食所需足以自給杜門默坐惟以國祚將衰是憂時三子既仕遠方撫從孫繼宗

暨夫人之姪彥實如巳子萬里宦游常在左右教使成人咸授以室鄉里故人胡文炳嘗主簿湖州之安吉避兵於鄞公迎致其父子於家遇之甚厚以養女妻其季叔儀叔儀及其兄叔明皆有學行蓋深德公公於族姻朋友篤於恩義如此夫人劉氏某之女子男三人曰公茂大同路宣寧縣儒學教諭先卒曰公幹江浙行省宣使從參政董公摶霄總師征淮東死高郵曰公義順德路錄事司判官女二人長適邑士貝瓚次適南行御史

臺中丞月魯不華自公歿之十四年為國朝洪武十年八月某日夫人卒年八十一歲公義遠戍海南瓚具喪事所需與繼宗遷公柩以夫人合葬於縣城北三里葉桃之原實十三年冬十月十八日也瓚字彥中隱君子也與余善又以余知公也請錫之銘余謂公廉能之實有諸已平惠之政施諸民與夫篤宗姻朋友之恩義者皆未足以知公之為賢也至其結民兵保鄉井以無事靖之然後可以知公之為賢也葢當是時鄰境以鄉兵

振聲威者或暴橫不法或恃勢專殺或力弱而制強殘人命擾城郭於國無益而其身亦不免焉以公較彼若委靡不振洪多故之秋克保民社竟全志節以歸全焉若公之賢其可不使邑人之子孫亦知之乎乃序而銘之辭曰

維元用人取刀筆卿相守令階此出公資吏理發儒術階從憲部掾江浙年勞及格聞天闕緋衣象笏超祿秩作宰虞丘歲三閱於時饑饉邦杌隉廉能著績誠可述

復湖灌田秔稌粟治兵無譁民以謐懸車杜門全志節七十一年返玄室

杜德莊墓誌銘

君諱肅字德莊姓杜氏杜氏遠有代序自赫家南陽行道以大將軍顯於秦後三世至御史大夫延年家茂陵以佐霍光定册顯於漢又九世至當陽侯預家京兆以經術功勲顯於晉又十一世至修文館學士審言以文章顯於唐又十一世至太史祈國公衍家越之山陰以

相業顯於宋又十一世而至君自君以上四五世入元
家上虞之五大夫里未有顯者君幼孤而貧聰敏絶人
未就外傅已知字書於語孟皆能默誦稍稍長語於人
曰吾之先世有顯人至我而不耀奚以爲子孫哉即委
志於學初大夫里在宋時參政李莊簡公暨公之壻直
顯謨閣潘公德鄜咸居焉德鄜二子友端友恭受業新安
朱子朱子嘗過化其地迨元季四方大夫士多寓於此
若臨海郭秉心天台朱伯言餘姚景德輝三先生者或

避兵或卜居或教授而君皆得從之游以學詩書春秋刻勵艱辛攻舉子業將戰藝鄉闈天下已板蕩不復有干禄意盤旋里閭授徒自給以養其母值大明龍興以洪武四年秋抱春秋就試江浙省中其科五年春與計偕有旨免會試廷對授從仕郎知萊州府福山縣賜緋衣銀帶謝恩奉天門下仍給舟車往之所治既至召父老諭之曰兹雖小邑然東海有魚鹽之利穀麥桑棗之植馬牛驢騾羊豕之畜足以備衣食汝宜勉子弟於孝

悌毋干刑罰又召軍民諭之曰編戸若干隸於軍者半之是民倍於差役民日迫軍日裕吾何以為治今計軍田復役外餘田與民一體庶其平允然萊夷在齊東俗悍愎而夸詐聞君令愛惡相半君行事必當於理一無所撓既三月山東省遣宣使至邑選民間驢騾充輓運凡若干匹乙有騾而善走者在選中已出境宣使以駑蹇者易而歸之已乙訴於憲司以君為知情實不知也及逮君於獄君曰拷掠鞭笞何罪不服恨不得擊登聞

鼔以泄吾寃執法者怒竟以深丈中君君臨刑神色不
變仰天歎曰命夫非吾罪而至此吾安吾命矣年三十
有三是年冬十一月二十九日也從弟慎函骨南歸六
年夏四月一日葬永豐鄉玉祥里韓山之原曽祖榮妣
吳氏祖韶妣杭氏父豫母胡氏娶徐氏生二子長曰矩
方十二歲次曰熊年二歲所著有疑義雜文詩歌若干
卷選古文曰秦漢文衡若干卷集近時名家詩曰元音
若干卷藏於家後十二年矩奉邑士馬斯才所撰行實

泣拜請銘余不敢辭按行實君之先自將軍大夫以下
封公封侯者熖耀史冊而後裔不耀且數世而君蔪然
以起刻志砥行絛沾一命即有民社亦榮矣然居官日
淺才未究用而以非罪死悲夫蓋亦命也然生能力貧
以養母夫人死能安乎命無一毫恐懼之色其素養為
何如哉是則攻文章而取仕進勤纂述而垂名聲尚未
足以為君稱也若君者不亦賢乎遂序而銘之辭曰
不顯杜宗大夫侯公炳德耀功末冑幽翳十一其世乃

生俊乂力貧養親緝學綴文於王利賔作邑東海絕命非罪其心不眛仰彼昊天匪擊登聞孰泄予寃悲風慄烈游魂飄忽爰歸於越幽室荒荒不著其傷載美石章

鮑原善母故葉氏夫人墓誌銘

余游河東至太谷縣丞鮑原善述其母夫人之行泣而言曰惟吾母之没於今十年而墓碣未刻意若有待子業文者敢請余謝不敏則又泣而言曰原善今幸得禄而母不待養暴揚懿德我職宜然然使徽音必傳於後

則非文不可子毋辭也乃序而銘之夫人諱瓊姓葉氏處之青田人曾祖諱某祖諱某父諱世傑皆治儒術不樂進夫人於父為季女尤慎於擇壻得今處士麗水鮑某而歸之鮑氏世積善至處士能以先緒是繼宗鄉稱焉夫人以儒家子作婦於積善之門内政既修宜獲多福乃不得於壽非其命與夫人自幼聰敏柔靜治絲枲外授之書輙能成誦通孝經論語見愛於父母既行益肅於禮主饋承祀不爽彝矩見喜於尊嫜居妯娌以和

視親戚以恩教諸子以義待婢僕以恕見敬於其夫嗚呼可謂有女德婦道母儀者矣洪武二年夏六月某日以疾卒年五十有九明年冬十有一月某日葬縣城南巾山之原子三人伯曰某仲曰某咸知書以孝友聞季即原善由國子生授今官佐治有能聲孫男曰某等在

夫人卒後生銘曰

維括葉氏世儒紳厥緼未發生夫人夫人敏靜悅聖文

匪誦之口修之身既笄而歸積善門上協尊嫜下族姻

相夫教子恭以勤子養弗逮堪酸辛巾山之原幽宅新我書懿範鐫貞珉與古淑哲輝千春

黄公墓誌銘

宋季朱子理學既行於天下而明士猶守楊文元沈正獻二公之說及文潔先生慈溪黄公稽經考史一折衷於朱子著書滿家於是士方翕然向風盡變其所學始知朱子有以繼周程而接孔孟實文潔有以倡之文潔沒其季子戇菴先生彦實當宋之亡元之興以家學教授

明越間與韓莊節先生明善袁文清公伯長相友善士而授業其門者或明經修行或摛文决科皆卓然有立若餘姚菊東先生其一也先生諱珏字玉合菊東其號姓黄氏世居剡高祖諱某仕宋官至某州别駕徙餘姚之四明鄉而家焉祖諱雷字震卿妣翟氏父諱士儀字正甫妣舒氏先生天資廉静樸厚八歲始能言以中節於時喪母哀毁如成人出就外傅雖大寒暑鷄鳴必起盥頮而誦習至夕則秉燭對卷不知怠雪之打窻而

飛蚊之啞膚也十二三祖令説所讀春秋謬於經旨祖慨然曰吾欲爾紹儒術乃若斯耶遂身親教之至十五六從戇菴受蔡氏尚書以求二帝三王之心研極根底既有所得而郡邑巨室爭致先生為師席遂教授者餘四十年中間屢試江浙鄉闈不一售則又歎曰明經豈專為决科哉況得失命也遂刮絶仕進意然未嘗一日舍書不觀尤喜翫邵子皇極經世書指趣精妙貫徹天人有以自樂嘗曰天人之理微邵子能推帝王之道大

蔡氏能解然非朱子訂定而發明之愚亦何能窺見彷
彿耶其為學蓋至老而益勤先生有同兄璧庶母弟瓊
瑶玠庶母讒先生失愛於父而孝友益篤卒無閒言父
令諸子析爨先生於家貲悉聽諸弟所欲無幾微靳色
及父殁囑先生以後事先生治父喪所費皆已出不取
於弟人或難之先生曰從先人志耳尋常中語及母夫
人輒涕泣不能食歲時祭祀必極誠敬每自誦曰父子
兄弟天屬也其可死生而貳其心乎有富人兄弟以嫡

庶分背產不均弟欲摭他事訟兄釀致其罪先生沮之
再四弗聽則慭之曰若即訟陷兄死地何面目入祠堂
見祖宗乎況若子孫相讐不共戴天禍可測乎必若所
為吾絕交矣因感泣而止其兄聞之驚曰微先生我家
幾破為置田宅以奉先生先生曰吾言義也不可以圖
利終不受其所行類如此先生平居衣服飲食給於學
徒晚益空乏且為疾所纏未嘗咨嗟胸中曠然唯誨人
以善日益慊慊壻劉景祚居上虞白馬湖上延先生訓

其子既至與太原王萬石陳郡謝肅數爲文字飲以逍遥乎海雲山月間一不關餘事凡十閲月而先生之女卒哭之哀遂還海濱寓所國朝洪武三年冬十有一月五日夜三鼓疾甚召其子熙命之曰吾歸矣汝善自持其身語畢正衣冠端坐而逝年七十一士大夫哭之曰篤學力行君子亡矣熙奉柩以是月甲子祔葬於上虞建隆奠先塋兆次遵治命也先生娶同邑宋氏宋忠嘉公諱師禹之五世孫諱某之女有懿範先先生九年卒

子男一人即熈能力貧事親女一人某即先卒者孫一曰階在先生卒後生有詩文若干卷其道事理大抵由戇菴以泝慈溪者也又七年熈具行實踵門而泣請於余曰先生親舊唯吾父相知尤深而墓未有銘敢請余推先生學有師承行為鄉表不及用於世而安貧守道以終其身子熈知讀書善治生買田築室以紹先業族姻朋友咸稱其能又能顯揚先德不使無聞則先生為有後而天之報施之者其在斯乎遂銘之曰

於學允殖於行允飭茲為老成式孝且友義信是守以表宗鄉帝王治體天人與理探索孔明厥畜靡施自求所志斯遯而亨最美於石終古弗泐後人之慶

銘

鍼藥二室銘

金華周玄啓讀書好醫方術學於攖寧滑先生先生生中州儒而醫也其用藥絕似劉河間而鍼法則本竇大師凡所砭療莫不奇中名聞朔南是則玄啓固有所受

之矣玄啟嘗以二室曰藥曰鍼遇人有疾鍼可已者砭之藥可愈者療之亦往往以奇中有聲碩豈辱於師門邪雖然玄啟之於攖寧親炙者也攖寧之於竇劉私淑艾者也竇劉之所聞風而起者其扁鵲乎扁鵲身遇長桑君故能以鍼藥名當時而傳後世後世弟讀其書而欲精其術難也然則術不至於扁鵲殆不可止玄啟亦求止於扁鵲哉予既獲交於攖寧又喜玄啟之術不苟止也遂作二銘使自警焉

其藥室銘曰備物致用惟精惟英俾斯人壽考而康寧厥道其孰明非神非聖曷全乎天地之生浴爾君子燮陰陽於庶萌在篤其行式昭令名

其鍼室銘曰有徵者物其剽也鋭以出入萬穴其惡乎已天下疾蓋辨順逆制虛實然後能中乎陰陽之節若差毫末榮衛斯過慎爾持操毋踈厥術

傳

韓節婦黄氏傳

餘姚韓孚之妻黄氏名妙權上虞人處士秀老之女也秀老之先以儒起家至秀老尤力於善無子惟一女即所謂妙權者憐之擇壻里中無可當其意知韓氏世士族而孚又有俊才遂以妻之時妙權年十八歸甫半載而孚喪未有子以其夫之兄之子賓為後且自誓曰吾不幸失吾夫不能為夫持立門户而有他志我則不可為人於天地間矣自是事舅姑盡禮待族姻皆有恩義至御其下雖恕而嚴内外屬人於是知妙權之能守

又能爲也至正初有千户闾剌者守禦上塘知妙權少寡而賢使來請婚者以權勢富貴動之妙權慨然曰吾受父母之戒以歸於夫夫即吾天天雖傾矣而吾戴天之心常在吾豈以權勢貴富而背天耶况千户受朝命以鎮撫斯民為職尤不宜奪寡婦之志闾剌知不可取乃止居無何方師徒據浙東遣部將數人駐軍廟山有葉某者勢尤熾灼欲脅娶妙權妙權閉一閤操刃危坐奮怒曰有越吾户限而議婚者吾以頸血濺之且得從

吾夫於地下吾又何憾廼呼天慟哭聞者莫不為之感泣有以其事白部將者部將曰吾嘗臨陣猶不能死之彼婦人而視死如歸吾寧不自恥乎遂不敢言婚初妙權在室時性靜而慧雖巧於翦製而不務華靡父嘗說列女傳輙識而誦之既嫁即寡悉去簪珥佩服服短布衣日夜紡績以供饋祀家以漸裕延師教賫使之成人賫亦善事之如賓生已者天固有以報施之也贊曰余昔游濟岱間見有某官之妻某氏者既為命婦子三人

年可四十夫没悉取貲貨棄其子而再適今黄妙權以
䘠年喪夫無一弱息迺能以從子賚為後不絶先祀奉
尊嫜以成夫志門單戶薄貲産弗饒力於紡績卒裕厥
家固難能矣至於強暴請婚或誘以貴富或迫以權勢
而妙權秉志守節之死靡他毅然有烈丈夫之風豈不
尤難能哉然自多故以來達官貴人遺親後君者不為
甚少其與其官之妻妾異使之觀妙權志節之堅其必
内自媿矣嗚呼丈夫之志節皆若妙權則倫理烏得而

弗明耶妙權之事余聞於其兄子思道思道謹信人也故為書之以俟秉史筆者采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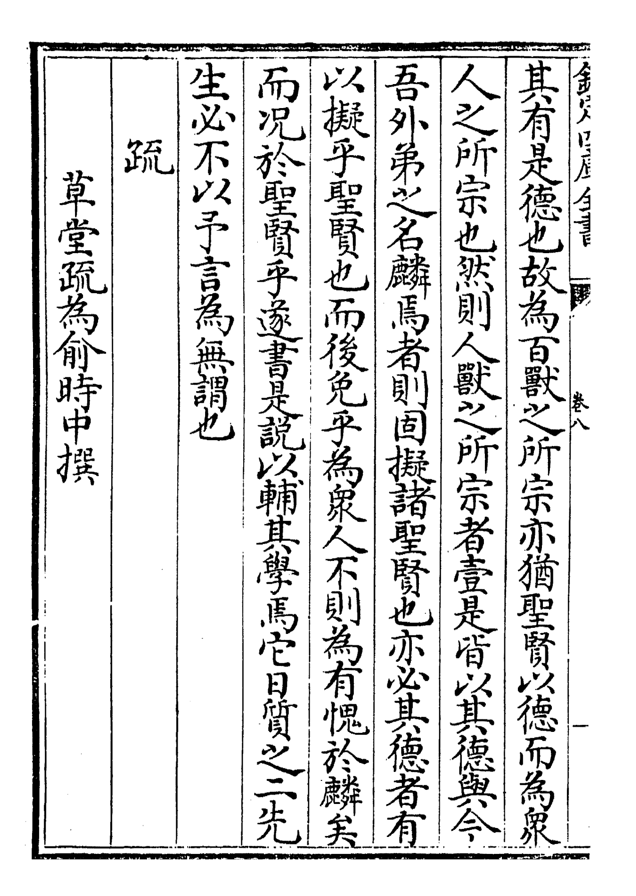
說

黄宗德改字說

予之游於四方也餘十寒暑矣既歸休乎蘭皐讀先人遺書未始不自歎其荒於學也而外弟黄麟數至白城執經詰難多所起予蓋予與為别也久乃今所學大有進於前者怪而問焉則知其嘗游於王公王先生矣及

王先生之赴召也又嘗游於桂彥良先生矣二先生邃於書籍者也宜吾外弟氣質之日化於溫厚才識之日就於流通而厥德之修不難者蓋有所受之也予又何以輔其學哉閒有告於予曰始麟也冠而字之則兄亦既相禮矣今麟之字某也當為上避敢請易焉予因易之曰宗德所以附其名麟之義也夫麟也者其身麕也其尾牛也其蹄馬也仁獸也毛蟲長也長之以仁者德也非其形之謂也不以形而以德此麟之所以異於百

獸與然而百獸也聖賢以為號為名為字者何限若太昊氏之曰宓犧也唐虞之臣曰伯虎也仲熊也曰叔豹也其曰季騧也者非周八士之一乎其曰伯牛也者非孔門之高弟子乎且聖賢所以異於衆人者以其德也不然則雖獸其名號而聖賢其德也此其所以異於衆人與衆人以聖賢而自命其字名者皆是也本其德則非也其不異於獸乎哉雖然麟固百獸之類也而出乎其類者麟固不常有於天下也而亦不待乎制服者唯



其有是德也故為百獸之所宗亦猶聖賢以德而為衆人之所宗也然則人獸之所宗者壹是皆以其德與今吾外弟之名麟焉者則固擬諸聖賢也亦必其德者有以擬乎聖賢也而後免乎為衆人不則為有愧於麟矣而況於聖賢乎遂書是說以輔其學焉它日質之二先生必不以予言為無謂也

疏

草堂疏為俞時中撰

吾鄉清所先生俞時中氏懷抱利器未遇於時縱浪閒情遂忘於世欲鍊長生之藥物先須棲息之草堂金穀闕如結構難也尚須仗義之親友當道之賢豪或攜以錢或寄以貲使得遂一枝之安則真若萬間之庇矣伏以江上茅齋瀼西草屋欲為少陵養拙先煩司馬攜錢因見古人之情恥作窮途之哭乃若清所俞先生廟廊之具神仙中人既文采而風流復抑塞而磊落身世雙蓬鬢稍經垂老之飄零社稷一戎衣快覩君王之神武

不願銀章赤管偏娱翠篠紅蕖將棲息於一枝遠艱難之世事無多屋宇不礙雲山暫止飛烏頻來亂燕遂悟性之莫奪念人世之幾何時序百年心蒼苔濁酒林中靜乾坤萬里眼碧水春風野外昏咏歌花嶼之新牀揮洒金井之硯水飄飄乎管寧之皂帽修鍊乎勾漏之丹砂能事逍遥忘情榮辱卜居為此便應黄髪老漁樵乘興杳然更有紅顔生羽翰但乏青錢以買野竹果於何地而置老夫惟愛酒山簡能詩水曹在鄰舍固園蔬之

讀五柳先生傳以為陶靖節避世士也反若汲汲於身後之名何耶及讀無名公序則見邵康節亦做五柳而為之豈其意皆有所在歟何其異世而同符也蓋靖節有志當世而遭晉宋之易代恥仕二姓遂不復仕既無事功以白於天下故自述其性情之實而載之文者亦欲使其名之稱於没世耳若康節則不然康節以天挺之豪當宋治極盛之時又有韓富司馬諸大賢為知己在康節亦可以出而行其所學矣康節乃弗之仕而唯

當與而抗疏匡衡傳經劉向凡故人則禄米之宜供休孤老樹滄波自有釣鈎碁局地幽忘盥櫛阮籍焉知禮法疎客至罷琴書謝安不倦登臨費莫嫌性僻惟待堂成

雜著

書迂樵傳後

吳郡俞女立氏自叙其平生出處學術之槩題曰迂樵傳間以示余請書一言於後予何言以書之哉然予嘗

觀夫世道之隆汙也今迂樵不欲仕斯時似學陶靖節以大易紹其家學而究夫環中之妙又似學邵康節蓋將兼二公而學之者耶當其游戲乎天根月窟則夫世事之可悲者固皆不足以撓其樂矣苟能相時而起本之性情而施之事功是又善學陶邵者也夫既善學陶邵矣又何患乎名之不稱於後世也哉在自勉耳遂書於傳後

書唐李鄴侯傳後

探月窟躡天根以自得其性情之樂者豈以事功則司馬富韓方立於朝不符於己故耶夫性情難述事功易書陶邵二公它日既無事功以書於史官述其性情或失其實則非所以為二公矣此二公所以自為之序傳歟雖然二公者皆豪傑有為之才也靖節欲為而不值可為之時康節值可為之時而不必為故康節之發於咏歌者皆世外無窮之樂而靖節之發於咏歌者皆世内無窮之悲嗚呼吾未嘗不於二公出處之際而有以

右唐李鄴侯傳二卷天台朱君伯賢之所修也伯賢先君子約齋先生於元政漸弛將亂之際每令誦習鄴侯家傳此其心之所存為何如然當世終不能用先生先生殁餘三十年板蕩極矣而君之袖簡猶存顧以其漫誕間加筆削辭簡而義該使鄴侯輔唐中興勲業赫赫於目前者其以約齋之故也歟昔張魏公佐宋南渡猶夫諸葛武侯之相乎漢也盡瘁出師規復中原功雖不成而志則甚偉故其子敬夫為修武侯傳焉今君汲汲

焉以鄴侯之家傳是修則亦聞其風而興起者乎夫魏公行武侯之志者也約齋存鄴侯之心者也然鄴侯之出也天未厭唐諸將傚忠故其復兩京也易武侯之出也漢運既去羣雄角才故其還舊都也難非其才智不相及之謂也或曰跡魏公之行事固似武侯矣以約齋而視鄴侯曾何勲業之可並稱耶曰嘻是殆以隱顯而論夫士者也亦安知約齋非方隱之鄴侯鄴侯非已顯之約齋乎故欲知約齋之心者觀於鄴侯之傳則得矣

而二傳之修皆以子而寓乎其父經世之心志焉豈徒然哉豈徒然哉

題潘節婦傳後

余讀瑯琊王先生宥所著山陰徐允讓妻潘妙圓傳慨然興歎曰嗟乎天下雖大亂而綱常之道在人心者未嘗亡若潘妙圓可覿也已妙圓在父母家善女工知讀書年二十六歸於徐甫三月為至正己亥之仲春西師攻越允讓之父率其子若婦走匿山谷間安為游兵所

執刀血被衣將殺之允讓直前請以身代游兵舍其父而殺其子又執妙圓紿之以夫既死我必從爾爾容我焚其遺骸一慟與訣從爾則甘心矣遊兵然其言為掘坎積薪而焚之火既舉妙圓以錐刻辭於磚云云即大哭躍入烈焰中以死嗚呼允讓死於父妙圓死於夫夫為孝子妻為烈婦既孝且烈而夫婦兼之千載之下生氣凛然雖死猶不死也其於綱常之道亦至矣哉是宜有述以國史大書焉

題聽松樓記後

右聽松樓記令靈隱住持白雲悅公為來上人譔者其詞意足矣上人復介陳淵如請予題其後曰夫松無聲激於風而有聲聽是聲者以為出於松邪出於風邪必出於松則風之被物無不有聲可聽豈惟松哉必出於風則風之在他樹者聲不松若惟松遇風則其聲細大抑揚鏗鏘要眇雖簫韶之音有不能喻此幽人韻士所以愛聽夫松也然松非得風則無以發其聲風非得松

亦無以妙其聲斯二者固亦相須而後足以動人之聽與然善聽者不聽之以耳而聽之以心則寂然之頃松風雨忘感通之際上下四方何莫非松風也獨樓乎哉是雖百千萬耳亦聽之而不足獨上人乎哉上人亦聽之以心而已矣他日質之悅公其以余言為然乎否

醉默齋言戒

吾口可食而不可以言吾口可飲而言毋便便言既出矣雖駟馬莫先吉凶榮辱一由是生焉吁嗟乎吾胡不

慎旃惟訒惟訥庶免於愆盡亦窮玄微之理以會夫渾全之道養剛大之氣以著於經緯之文文將衣被乎天下而道悉備於一身蓋由一身以達之天下曾何有乎道與文之分雖吾才之弗逮而吾志之所存則當甚堅者也因為言戒并綴於篇

容庵集卷八